



古人的别样“打鸟”

●雨林

“打鸟”是摄影爱好者约定俗成的一个词汇，主要指使用长焦镜头远距离拍摄鸟类，拍摄时要精准对焦和耐心等待。此前，演员李现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的“打鸟作业”，得到生态环境部微博点赞，全国多地文旅部门也纷纷“安利”自家“打鸟”的好去处，相关话题一度登上热搜。古人同样爱鸟，没有照相机的他们，将对鸟的崇拜和喜爱诉诸画作、工艺品等，以各式图案、纹样和造型实现别样“打鸟”。如今，在古代许多以鸟为造型的日常用具中，我们可以看到它们实用与欣赏价值并存的设计，以及所蕴含的丰富而美好的寓意。

凤鸟为杯，百年好合。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战国凤鸟双联杯，杯体由竹、木制成，造型为一只凤鸟背负双杯，整体渲染红彩。凤鸟昂首目视前方，嘴里衔着一颗珠子，双翼雕刻在两杯的前部，呈展开状，后端尾巴微微上翘，似在振翅欲飞。凤鸟的腹部并列两个竹质筒形杯，里面髹红漆，杯口绘有黄色卷云纹。杯面在黑漆地上用红、黄、金色遍饰鳞片纹来表现凤羽，用堆漆层层浮凸来显示翅膀，凤鸟全身还巧妙地镶嵌着八颗银色宝石，熠熠生辉。每只杯子下方都雕刻出一只小凤鸟作为杯腿，与大凤鸟的利爪共同构成稳固的三腿支撑结构，既美观又实用。两只杯子底部相通，故称“双联杯”，是古代结婚时喝交杯酒所专用的合卺杯设计。大凤鸟引领小凤鸟的造型寓意深远，表达了古人对子嗣兴旺的祈愿。

金鹰为冠，驰骋草原。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的战国鹰顶金冠饰，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匈奴王王冠，由鹰造型的半球状冠顶和带饰组成。冠顶站着一只雄鹰，俯视万物，展翅欲飞。花瓣形的金冠上，四只狼追咬着四只羊。底部三条冠带的末端，分别浮雕卧虎、卧羊、卧马。整个金冠饰布满的各种动物纹饰，反映出匈奴人以狩猎为主的草原生活。王冠的主体材质为黄金，雄鹰的头、颈则由两块绿松石拼接而成，头、颈、尾之间由金丝连接，头颈可以左右摆动。当主人戴

上金冠，策马飞驰时，雄鹰也会随之振动。这顶金冠饰外形上构思奇特、充满霸气，内在用料考究、设计巧妙，集铸造、捶打、锻压、镶嵌、抽丝等工艺于一身，代表着战国时期中国北方民族贵金属工艺的高水准。

雁鱼为灯，环保照明。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西汉彩绘雁鱼青铜红灯，灯体由雁衔鱼、灯盘、灯罩等部分组成。雁的颈部修长，回首衔鱼，姿态优雅。额顶有羽冠，眼睛圆睁，身体略显肥硕。侧边以浮雕方式铸造出收紧的翅膀，双足并立，掌有蹼。鱼身短而肥，内部中空。雁的羽冠和鱼的身体用绿彩描绘。灯盘带柄位于雁背，灯罩为两片弧形板。灯盘和灯罩可以转动开合，以调整光照和挡风。鱼身、雁颈和雁体中空相通，各部分可拆卸，以便清洗。古人在点燃铜灯之前，会在灯的体腔即大雁的肚子里放入水，燃灯后所产生的烟雾和废气进入雁体，经过水的稀释，可以实现环保功效。在汉代，鸿雁是传递思念和祝福的吉祥鸟，鱼谐音“余”，雁衔鱼代表着夫妻恩爱、生活富裕。雁鱼铜灯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与生活情趣，为汉代青铜器中少见的器物。

（据《中国文化报》）



战国鹰顶金冠饰



战国凤鸟双联杯



西汉彩绘雁鱼青铜红灯

我看我说

沿中华文脉 寻书法新境

●张胜伟

在中国诸多艺术门类中，书法可谓至“简”亦至“难”

参天古木需扎根厚土，书法创新离不开对传统的深情回望

从繁华都市到偏远乡村，中国处处可见习字弄墨者的身影。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所蕴含的文化魅力一直藏在国人心中，装点生活、激发智慧、滋养心灵。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书法是中华文化瑰宝，包含着很多精气神的东西，一定要传承和发扬好。

每个中国人都离不开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都需要“精气神”支撑。书法恰恰为我们获取这些滋养提供了颇为有效的途径与方法。有过书法体验的人都知道，一旦爱上书法，便很难割舍，它往往成为终生的精神伴侣。

在中国诸多艺术门类中，书法可谓至“简”亦至“难”。说“简”，因为它就是“徒手”书写汉字——中国人自人生第一次执笔起，便已开启这种实践，如同吃饭说话一般自然。说“难”，则在于它与生俱来的“哲学”品格，在于几千年来积淀其中无比丰厚的文化承载，更在于它与“汉字”“汉语”紧密相连，传达和诠释着中华民族的文明步履、精神信仰、价值认同与风骨气度，承载并讲述着民族心灵的成长轨迹与精神图谱。

从甲骨文中可清晰看出先民认识自然的最初心理与方法路径。那些呼之欲出、形象生动的“初文”，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密码。在书法中，辩证法与“和合”思想完美交融，通过书法，可助人体道、辨道、明道——这正是书法的启智功能。

书法艺术进入“自觉”时期后，出现了

“晋尚韵、唐尚法、宋尚意”等诸多审美倾向，书写主体——“人”在书写过程中不断“放大”，书法艺术由此形成流派分野与不同风格。书法品评也往往融入大量“人格品藻”。历代书法大家，凭借正大、磊落、伟岸、刚健的经典法书，巍然屹立，如“千峰耸峙”。显然，书法审美始终崇尚“正大气象”。王羲之书法清气弥漫，颜真卿书法正气勃郁，苏轼书法磊落豪放……无不展现出生命的底蕴与张力，成为历代学人推崇的经典范式与精神高标。

书法是技艺，也包含处世立身的“大道”。作为书法修习者，尤需有大志与大勇。古往今来，书法励志的故事不胜枚举，书法也被视为养志与养气之途。人们借书法展露胸中丘壑、抒发浩然正气、寄寓风骨名节，将个人精神气质、学养修为与生命体验熔铸于笔端，追求“人书合一”的至高境界。

笔墨如云烟，文心越千载。新时代，我们应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拓展笔墨新境，让这一古老艺术焕发新的光彩。参天古木需扎根厚土，书法创新离不开对传统的深情回望。只有与先贤进行深度对话，才能真正获得文化自信的底气。让个人艺术追求与时代精神、国家发展、人民生活同频共振，书写新时代的豪情与梦想。书法的“形”是世界性语言，“意”则承载中国智慧。通过创新表达与深度合作，书法完全可以成为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促进文明互鉴的卓越使者。

书法的传承与创新，是一场从传统走向未来的温暖奔赴。需要我们既做忠诚的守护者，也做大胆的创造者，让这笔尖上的艺术，在世界文化的星空下，闪耀出亲切而动人的东方光芒。

（据《人民日报》）

保护古树名木 赓续历史文脉



- ▲树种：春榆，榆科，榆属。
- ▲位置：洮南市第三小学。
-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21年。
- ▲状态：树高19.6米，胸径128厘米，冠幅17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 ▲古树历史：该树于1904年栽植。



- ▲树种：春榆，榆科，榆属。
- ▲位置：洮南市光明街道养路段家属楼。
- ▲等级：三级古树，树龄121年。
- ▲状态：树高12米，胸径96厘米，冠幅17米。现为正常株，生长环境良好，现存状态正常。
- ▲古树历史：该树于1904年栽植。

图文来源：《白城古树名录》、白城市融媒体中心视觉工作室

宋人茶肆里的世俗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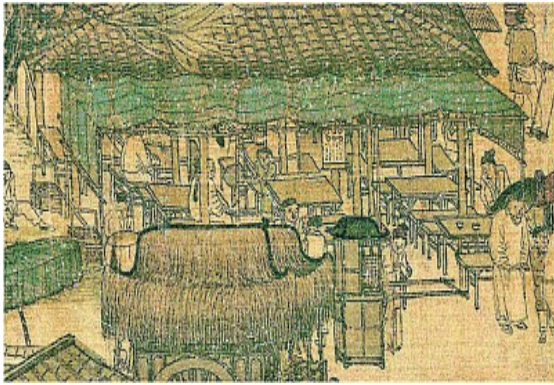
●谷文彬

说茶艺人在茶肆中搭台开讲，饮茶者一边品茗一边听书。有的艺人长期在某个茶肆表演，茶肆也会因他闻名，或因他讲述的某种话本故事而得名。例如“王妈妈家茶肆”，又名“一窟鬼茶肆”，或是因为艺人讲述这类故事而得名。在这样一种宽松、休闲的气氛中，茶客们边啜茗，边听丝竹、说书，或赏书画，或观棋，真可谓“终日居此，不觉抵暮”。

一处茶肆，一盞清茗，宋人在茶色、茶香、茶趣中营造出诗意空间，使美的氛围弥漫在日常生活中。由此可见，两宋的茶肆已不仅是饮茶休息之所，还是城市生活中的重要交际场合，是家具陈设种类齐全，集饮食、交流、娱乐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饮茶空间。

梅尧臣在《南有嘉茗赋》中生动描绘了宋人饮茶的风气：“华夷蛮貊，固日饮而无厌，富贵贫贱，亦时啜而不宁。”无论何种职业、阶层、性别，都有饮茶需求。当茶肆成为各色人等汇集之所，茶客在茶肆中的见闻与活动，促进了信息的交流与传播。比如《老学庵笔记》载秦桧的孙女崇国夫人豢养的一只狮猫走失了。临安府为找到这只狮猫，马上“图百本，于茶肆张之”。由此可见，茶肆的影响力之大，辐射面之广，甚至可以说，茶肆是宋代各种消息最重要的集散地之一。《宋季三朝政要》载，南宋宝庆年间，宰相史弥远为对付政敌真德秀、魏了翁，传出消息：谁能弹劾这二人，就授予高官。有个地方小官员梁成大，听说这一消息后，每天跑去茶肆中恶言诋毁真德秀、魏了翁，消息果然很快扩散，史弥远大为惊喜，擢升梁成大做了言官。为了防止泄密，宋廷还于咸平二年（999）四月下诏：“自今除关人外，并须着宽衫出入，不得入茶坊酒肆。”不止宋代，历代多有禁止一定品级官员进入茶坊酒肆等聚集地的命令。如清代顺治年间就有“禁止二品以上大员出入茶楼、酒肆、戏园”的规定。

茶肆只是城市社会生活之一端，却广泛地出现于宋代笔记与话本中。宋话本《宋四公大闹禁魂张》中，官差带人去抓宋四公，作者特别描写了这样一个细节：“门前开着一个小茶坊。众人进去吃茶，一个老子上灶点茶。”茶肆成为许多故事发生的空间。它是交际行骗之处，在《简帖和尚》中，和尚交代僧儿送金钗简帖的重要情节，就发生在茶坊里。正因为僧儿送简帖之事，直接导致了皇甫夫妻不和，才引出下文骗妻的故事。茶肆也是迸发爱情火花之地，在《闹樊楼多情周胜仙》中，范二郎与周胜仙一见钟情的地方就是茶坊，他们在茶坊中巧妙互通信息，使故事摇曳多姿。茶肆还是落魄文人士子发迹之地，在《赵旭遇仁宗传》中，赵旭在茶坊题壁作诗，以为“姓名已在登科内”，却不想一字之差被皇帝斥责，潦倒度日，后又任在茶坊巧遇仁宗，这才青云直上。茶肆更是夫妻重逢之所，在《夷坚志》中，徐信妻在建康夜市的茶肆中休息，意外与前夫相遇。



《清明上河图》中的茶肆

图片由作者提供

一间小小的茶肆，见证无数悲欢离合。

直到明清，茶肆依然是小说中常见的场景。《水浒传》第三回，史进在茶肆里向茶博士打听经略府的情况；第十八回，何涛向茶坊里的茶博士问郓城县早衙和值日的押司的情况。茶肆让日常生活里的细节有了真实的背景。

茶肆也是失物招领处。宋人王明清的《摭言杂说·茶肆高风》记述了一个精彩的故事。在汴京樊楼旁，有一间别具特色的小茶肆。熙丰年间，有一位李氏客人在此与旧友聊天。临走时竟将一包金子忘在了茶肆。想到茶馆之中，人来人往。他不抱任何幻想，连问都不问一声便拂袖归去。多年之后，李姓客人故地重游，经过小茶肆门前时，想起这段过往，便与同行的伙伴聊起了丢金子的事。他们的对话恰巧被茶肆老板听见，老板便将二人拦住，上前询问详情。当问清李姓客人和那位旧友的穿着后，茶肆老板竟将金子如数奉还。后来，老板又将李姓客人带到楼上。客人大开眼界——只见其中皆为客人遗失之物，有伞、履、衣服、器皿等，每一件上都各有标记，封记如故，标注着“某年月日，某衣着官人所遗”。如此拾金不昧之人，堪称北宋茶肆行业的典范。

宋话本《阴骘积善》也记述了发生在茶肆里的拾金不昧的故事。店主一番“重义轻利”之话，掷地有声，润泽着茶肆中的一脉清气，彰显着宋人的气度和风神。这样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展示了宋人市民意识的萌芽。

茶肆作为宋代文化与审美观念的集中体现，记录着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追求和精神世界，是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一扇窗口，对我们当下如何营造出更多富有文化底蕴且触动人心的生活与艺术空间，富有启发意义。

（据《光明日报》）